

經緯出版社發行

豐收

張文元作



主編：
魯莽
程仲文
張德

經緯

週刊

新二卷 第六期

(每逢星期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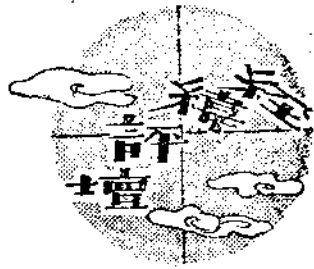
本期要目

經緯評壇	經緯漫畫(豐收)	獨裁：革命·民主——中國	亂世用重典	新聞自由在戰敗國	火湖	文壇鳥瞰	關於西廂	經緯信箱	經緯拾零	經緯曲線
程文元	張文元	大華力士	魯	魯	徐仲	易君	章荂	唐吉		

南京圖書藏

南藝大圖書館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出版



國內微妙局勢

實質還在角力

雙方在兩面手法下掩飾了罪惡

時局的兩面性，弄成微妙的形勢，整個國民革命却斷送在這微妙局勢之中。

因為微妙，所以不消不楚，不黑不白，不戰不和，亦非亦楚，亦黑亦白，亦戰亦和，這樣老百姓反戰，也不能不因此而沖淡，而兩方面的非也非也因而遮掩，兩方面的罪責也弄得混淆不清。這樣的情況最有利於進退，打吧！打吧！

結果如何呢？祇有角力，力強則勝，勝則為王；力弱則敗，敗則為寇，共產黨敗了，必為「赤匪」無疑，國民黨敗了，則為「桀紂」無疑。

中共態度 依然不變 對「八一四」蔣主席文告，中共的態度，依然不變。

明在廿六日發表了。周恩來說蔣主席欲中共交出「解放區」為「不合時宜」，並稱「解放區」為必要時將動員全部力量以打擊國民黨用武力毀滅被解放人民之政策。」周氏說「解放區」政權係由人民自由選舉，因此不能交出。這裏就有語病

問題不決，而擱淺着。

一面是激烈的「打」，中共發動的攻勢，雙方互有勝負，雙方也都損失頗重，絕對勝負是分不出來，這也顯示了「撒亂」與「革命」，誰不是容易成功的事。於是經一次經過和談斷言之後，也許會有「轉直下」可能。

惡產勒馬 此其時矣

到廿九日為止，大局似乎很有撥雲霧

而見青天之希望，或許這是雙方政治領袖知難而退的表現。現在雙方已決定先談政府改組，中則注意於名額的增加，現國民對國府委員之人數分配意見尙未能協調，府委四十二席中，國民黨占二十席外，原國民黨八人，青年黨，民主同盟及無黨派各四名，現中共民盟方面因欲取得三分之一之否決權，故聯合要求中共民盟各佔十四席，這佔全數三分之一，至行政院之政務委員分配問題，原則上前擬決定為八數十九人，內十四人兼部長，國民黨外各黨派共佔八席，並有半數兼任部長，各黨派對此項問題目前尙未有何具體之商榷。這似乎太暴露一點，但打開天窗說亮話，對和平前途，倒可能有些實益，不過這種和平，結果我們民衆是否真能享到

「民主」的待遇，又是另一問題罷了。

聞案兇犯 已告槍決

驚傳國內外的李聞被刺案，這一週有

部份的答案，聞案正兇湯時亮李文山，已執行槍決了。昆明警備司令崔揆毅撤職看管，這件案子，據訊是李文山湯時亮憤激於聞氏演說有侮辱政事，侮辱軍人之處，發表其英雄式的仗義行動，但是我們以一個國家社會的立場說，這種仗義是破壞法律違反治安的。民主國家的公民，有權可以指責政府的，政府沒有人指責，如何能勵精圖治？如何能富強揚揚？

傀儡皇帝 到堂作證

遼東法庭審訊東北問題戰犯時，移

傀儡皇帝溥儀到堂作證。自二十日起至廿七日溥儀曾到庭八次，日本企圖證明溥儀係公認日方，自願作傀儡，以過其作帝皇的癮，但溥儀則稱係受關東軍之壓迫。這個人自然是個怪物，談吐倒很風雅，儀態也是大方。說來也並非自甘做傀儡的，只是軟弱無能，貪生怕死，中國人的淪落，有許多是悲憤這個型式的，表面上看去都是好人，由於自制力的薄弱，却變成了罪人。

在今日世界，恐怕不會有任何一國的人，容許一個好人善其始終吧。

建設上海 錦上添花

幾件小事情，頗足以一隅窺全豹，因此舉述如下：

上海小姐選舉一事轟動全滬，結果獲捐款達九萬萬元以上，但據我們所知，上海的蘇北難民，並沒有受到甚麼實惠，除了一次在靜安寺發給若干零錢以外，不過話說回來，半個多月，這些五穀不分四體不動的爺兒娘兒們，總算天天忙萬分，已是非常有益的了。

其次是上海都市計劃委員會，在市府討論如何使上海成爲一個完美都市的計劃。這個計劃包括着土地，交通，區劃，房屋，衛生，公用，財務七個部門，我們當然該歡迎這個計劃見諸實施，但是安寧與人民生活的合理，教育的普及，國民道德的提高，尤其是政治進步的表現，我們更要求由混亂歸於安定，由畸形返於合理，由「冒險家的樂園」變爲文物之邦的首邑。

和會趣劇出演

羣相爭奪領土

和會的趣劇很多，一個中心的主題，却是領土的索要，代表們祇

有對領土感到興趣，好似和會就是給各國分配領土一般。索要領土者花言巧語，總是說要了某某領土就可與鄰國和平協調，否則就要危及和平，他們還運用舉行盛大雞尾酒會方法，來灌醉正義公道的心。

現在橫亘和會中不獲解決的領土糾紛已有九件之多：一、南斯拉夫向義大利索求亞德里亞海，包括特港在內，二、保加利亞要求希臘的西塞萊斯。三、希臘要求保加利亞南部狹長地帶，希臘要求阿爾巴尼亞的伊比魯斯北部，五、匈牙利希望羅馬尼亞的外錫爾凡尼亞的一部，六、阿比西尼亞要求北非前屬索馬利蘭，七、奧國向義大利索還南泰羅蘭，八、法國要求在法義邊界上對地作四點修正，七、埃及對以前北非殖民地地比亞要求割讓一小條領土。

會外行動 具震撼性

巴黎和會弄成了近世史上的趣劇，會外行動的震撼性，把和會弄成了會外行動的尾巴，而不是了結長期反侵略戰爭的總結。由於過去爭執不

加結束，新的糾紛不斷製造，代表們實在不耐於長久安坐此紅天鵝絨椅上談判和平。最滑稽的是對於五附庸國和約的條款，突然來一個增

減的爭執，而這個決定，也不是爲了結束過去的，乃是應付目前的，爲加強「集團」的行動而作的外交攻勢。如蘇聯將宣佈減少其對匈牙利之賠款要求，反之他們却要以更多的原料分配給匈牙利，實行蘇匈互惠。

美南糾紛 一度緊張

和會既談不出甚麼，會外衝突則大形緊張，美蘇以特港問題而鬧僵以後，接着南斯拉夫狄托統治下的政權，曾連續演出不落美機，拘捕美飛行員事件。緣於八月九日及十九日特港上空美機兩次被襲，二十一日美向南提最後通牒，認此爲南斯拉夫對美國故意之行為，要求南國立

即釋放美飛行員並保障今後之安全，南斯拉夫並不示弱，在覆牒中指控美國飛機不應在南國上空「非法飛行」。同時美國朝野也都注意到這是「蘇聯計劃的一部份」，以爲「蘇聯刻正試探在將西方列強逐離中東一事，蘇方究能推進至何種地步」，蘇聯視南斯拉夫的倔強，却頗致讚譽，認爲勇敢於維護主權，雖然南斯拉夫一面已把美飛行員釋放了，但美蘇的衝突，這已是很彰明較著的了。

東歐集團 再投炸彈

東歐集團的另一炸彈是烏克蘭控訴希臘，指責希臘政府在巴爾幹危及國際和平，並責英軍留駐希臘，及英代表爲帝制派直接干涉希臘內政，乃巴爾幹局勢不安之主要因素。烏克蘭的計劃是要使巴爾幹更顯明地形成與西歐對立的東歐集團。烏克蘭在國際會議中緊接着蘇聯的不耐，點燃攻擊之火，這已是第二次了，在前次安全理事會開會時，當英美提出伊姆問題不久，烏克蘭即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印度尼西亞問題，而烏克蘭在印度尼西亞阿爾巴尼亞，究屬有何利益，却又是不值重視的事了。

蘇聯內政 動向堪虞

南島兩國炸彈式的外交攻勢，自然明眼人都知道這是蘇聯爲對抗英美集團的一種姿態，但是我們該特別警覺，蘇聯對英美所撤下的鐵幕，這裏不過是第一步驟而已。李維諾夫的被解職，這一位對英美較爲接近的外交家的處境，正反映了蘇美今後的關係如何。

以最近的事實說：烏克蘭要求聯合國調查希臘威脅巴爾幹和平問題，南斯拉夫要求特港區之義大利領土，蘇聯照會土耳其要求共同控制韃靼尼爾海峽，最近蘇聯更傳出英國在韃靼海峽建築軍事基地消息，在這消息後面，所可能引起的外交戰，該是可以想像的。
(程行)

獨裁·革命·民主——中國的三大問題

大華力士

世界大勢與中國民族性不宜於獨裁，但國民黨的訓政與頑固，已是獨裁的表現，而中共師事蘇聯，在「解放區」之所作為，較國民黨尤為獨裁萬分。由於中共濃厚的獨裁性，所以對國民政府進行動，不是民主的攻勢，而是革命的手段，如此以求民主，誠屬南轅北轍。我們祇有採取政治競選的民主方式，政治合作的民主方式，纔能導中國於和平統一。

中國問題歸到這樣糟，為世界一般人士初料所不及。尤其抗戰八年，最後的勝利，喜出望外中，忽然一百八十度逆轉，外侮結束，內亂接上，真是天搖地動，鬼哭神號的大悲劇！

今天是對日勝利一週年，可也是內亂爆發的一週年，勝利的心境隨三百六十天的流光逝去；內亂的苦痛却隨十二個月的時間加重。照目前的情勢看，過一天只有亂一天的可憐，莫說收復勝利之果，太平的日子，也遙遙無期了，凡是中國人，除非他在製造內亂，或參加內亂，以發揮個人的野心，冀圖非份的收穫；誰不憂心如搗，仰天長嘆？又誰不擊香默禱，早早回天？

輿論應該有扶持國本，指導政治，阻遏亂源之責任，不當揚湯止沸，加重亂源，然而今天一些掩護於「言論自由」下的報章雜誌，歪曲事實，巧言令色，以民主的幌子，作攘奪的召號，以和平為口實，倡紛亂的邪說，這樣的輿論只有助張禍亂，那裏會導入安定？另有一些宣傳品，頑固陳腐，一成不變，依然是那些八股的濫調，官樣的文章，他們越喊「統一」，事實與「統一」越遠；他們越自誇「功績」，而現狀不斷的「功績」以打擊，所以這些導亂與陳腐的輿論，有頭腦的國民，再不能奉為金科玉律了。我們必須冷

靜的觀察現狀，分析時局，然後才能得到正確的認識，然後才能獲得解決國事的正確方案。純正的輿論，一經擁護正確的方案，形成國民的力量，中國問題便也有了解決的途徑了。作者本觀察所得，先供給一些時局的看法。

作者以為問題的毛病早已存在，不過理論上因為「抗戰」的大事在前，不好意思發作，實際上國共的主力被日軍在前線隔絕，無法接觸，而且抗戰期間，軍事形成這樣的形勢：

- 一、共產黨的遊擊軍牽制了日軍一部份的兵力，使日軍多少有後顧之憂，有時不敢長驅直進，此點對於整個戰局不無貢獻
- 二、若干區域日軍敗退後，馬上由共軍填防，國軍願慮自己人衝突，未便進駐，形成「解放區」的廣泛。
- 三、日軍對鄂西、湘西、桂北、黔南山地，曾屢次冒險進攻，企圖衝破陪都外圍，摧毀國民政府，以達結束中國事件的野心，而對於平坦易攻的延安，始終不予重視，其企圖與手腕可以想見。

所以日軍一旦投降，第一，軍事上便撤去無形中的隔離，使國共兩軍全面接觸。第二，便發生接收的衝突，如過按照正統與合理，中央政府當然

負全面接收之責，共軍祇有聽命的義務，然而共軍另有政治系統，根本不承認國民政府是中國唯一的「中央政府」，也對從接收競選而演為全面的政治糾紛了，因此，由於國際與國內的殷切希望解決糾紛而舉行種種談判，復由談判未成而擴大糾紛，形成打打談談，談談打打，且談且打，且打且談，談的談，打的打的曠古奇局！而其間擾攘紛爭，復集陸離光怪之大成。

從這個輪廓，縱的方面可以知道糾紛的因素早已存在；橫的方面可以看出問題的終結並不簡單，但是一年來千百種的談話，宣言，乃至無量數的文章，都是主觀的，偏面的見解，而不是客觀的，超然的的分晰，所以意見越多，問題越複雜；方案越多，政局越混亂，作者以為目前中國問題，刪繁就簡，扼要陳述，只是本文題目上所標出的「獨裁，革命，民主」三個問題，一切糾紛混亂，都起於此三問題。

國民黨的施政程序，本規定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大階段，民初革命，推翻滿清，只做了一點民族主義的工作，袁世凱以下的北洋軍閥奪奪政權，革命事業中斷，談不上民權主義的實施。到十五年北伐，十七年二度軍政結束，本應趕辦訓政工作，

(下接十四頁)



懲奸已引起人們的強烈反應，
却有些人對受刑者表同情，
但我們要問為什麼把懲奸弄成不須重視的插曲？

亂世用重典？魯莽

「亂世用重典」，是申韓之流的見解，統治階級為了要鎮壓反動，在大肆誅戮時往往引用此說作根據，其實完全不明白「羣衆心理」。

太平時代殺一顆頭，可以震驚天下，懾服人心，能收「殺一儆百」的效果，大亂時，生命本如草芥，殺人並不構成了不得的新聞，「亂世用重典」的辦法，走不通的。

抗戰初起，好些人居然不顧民族大義，藉口政府過去不起用他們，紛紛投敵，我們確是痛恨萬分。後來戰事延長，涇渭早分，人各有志，對於偽也好，奸也好，大家的注意似乎減却不少，反正我們料定中國決不會亡，傀儡總有一天夢醒。果然天從人願，志士仁人的血汗並不自流，傀儡奸偽們的黃粱大夢忽然驚醒，殺頭槍斃，也成了「國有常典」中的照例文章。
可是勝利以後，事與願違，外侮去而內亂作，交通未復，流亡未

戢，甚且變本加厲，痛苦益深，於是懲奸一事在國民心目中不過是件例行公事，並無強烈反應了，所以好些人反而替某幾個處極刑的漢奸表同情了，這不是民衆心理的悖謬，而是民衆心理的反常。為什麼反常？凡是不斷看報的人都能解答，所以懲奸的新聞，刺激不起民衆的情緒了。何況政府對於製造禍亂的並無辦法；對於操縱物價的祇是寬容，民衆覺得政府太現實了！

中國人的心理是同情理想主義而不同情現實主義的；中國人的心理是同情失敗者，弱者，而不同情成功者強者的，雖然漢奸們的失敗並不值得同情，可是失敗便是一種懲處，再加以法律的懲處，好多人祇認為是一種照例辦事而已。照例辦事並不精彩，自然我要是政府當局，我也不能放縱法律，然而對於其他的犯法者，無法懲處，不待人家批評我是個阿Q，我自己也要失笑了。

我們祇要這樣想：去年今日勝利以後，祇有復員，安民，重建的新聞，而絕無其他意外的事件，懲奸，自然成爲抗戰的壓軸戲，精彩異常，萬衆拍手，然而勝利被一切的意外事件沖淡了，懲奸便成了不重視的插曲，實際上這真是政治悲劇的反映！

我絕非左袒漢奸們，我也不想衝破正常的法律，我不過從觀察一部份國民的心理和客觀的環境說一說，好得我是「重慶人」，並非冒充的「地下工作者」者，否則，大有「漢奸的朋友」之嫌，豈非危險！

浣紗紡 乙凡

紅是相思綠是愁，東風着意弄溫柔，無端又上最高樓。燕子未歸應有待，鸚哥欲語却還休，小桃臨水自風流。
淡淡星河淡淡風，小庭寂寞月溶溶；良宵只合晚裝濃。莫掩啼痕污粉黛，好延歸夢入簾櫳。誰曾有約一相逢！

福新棉織廠			
813 毛 祝 巾 君	255 毛 皇 巾 后	出 品 巾 毛 牌 扇 金	205 毛 印 巾 花
科學 精製	高 原 貴 料	精 出 良 品	耐 經 用 久
◀ 用 藥 致 一 士 人 尙 高 ▶			
九 〇 九 八 八 話 電 號 二 十 六 路 南 西 江 址 廠			



火湖

徐仲年

作者是中央大學教授。此次從重慶回來，在漢口幫助校方辦理復員工作，直到最近才任務完畢，回到上海。到上海後，看到遍地的玻璃貨，遍地的難民，遍地的火藥味，有如身入火湖，不覺長歎。

今年七月，我因事從漢口渡江去武昌，在渡輪裏，逢着一位外籍教士。他腋下挾着一大疊五光十色的小紙張。我好奇望他一眼。他便笑眯眯送我一張：原來這是佈道時用的傳單。我不信任何宗教，却也不反對任何宗教；我總以為神道設教已不宜於當世，但對於意志薄弱的人，宗教確是無上的慰藉；我自己的相信不相信，由我自己主張；人家相信了，我決不去破壞他的信仰。尤其我對於宗教經典，如佛經、道經、「舊約」、「新約」，稍為涉獵，雖則自愧膚淺，然而對於經中精義，非常欽佩；所以從哲學立場，宗教不必廢，經典尤宜精究！當我接到這張傳單以後，我善意地讀了一遍。

傳單已經失掉，大意如此：人富有兩種生命，肉體的生命，魂靈的生命；肉體的生命是有期限的，就

是說：人必然要死；魂靈的生命却富有伸縮性，可能極短，也可能永生。傳單上根據人性惡（夏娃吞了智果）這一點，力勸世人為善，誘導世人信教。如果我們縱然為惡，那麼，我們必然死兩次：肉體死亡之外，還有魂靈的死亡。如果我們力行為善，尤其我們信仰聖子，那麼，我們雖則肉體要死，——肉體的死是不可避免的，——我們的魂靈却能免死；我們就「重生」了！萬惡的社會像一隻大蜘蛛，佈下天羅地網等待我們。而我們，我們立在火湖之畔；倘使我們腳跟立得定了，我們不致墮入其中；萬一我們失了足，火湖便是我們葬身之所！

我很喜歡這個「火湖」一稱。佛經裏有「苦海」，儒籍裏有「慾海」與「火坑」；「苦海」和「慾海」都很抽象，難能予普通讀者以刺激。「火坑」和「火湖」則有

聲有色，因為「火」、「坑」、「湖」，都是實物，而能燃之火，尤能給人以鮮明的印象。然而「坑」與「湖」比，不但有小巫大巫之感，而且「湖」更是生動，更雄偉。從「火湖」我聯想到「火傘」、以及我杜造的「火城」。「火傘」指毒太陽，人人懂得。「火城」却指什麼呢？從前羅馬有個暴君，叫做尼宏，是一位天才詩人。他到處找刺激，用盡方法找刺激。某天晚上，方法用盡，却無「因斯比里純」，他乃下令使燒羅馬城，正當大哭小喊，火光燭天的時刻，——這件故事使我想起大火中的長沙，——這位暴君詩人在他的宮殿裏，踮高臨下，欣賞之餘，彈起鳳尾琴，吟起詩來了！這豈不是「火城」？

如果我們稍用腦筋，閉了眼睛設想：汪洋一片的大水，渺無邊際，波濤拍天；突然間湖上起了火，

火暴迅速展開，彷彿全湖浮有汽油，而一個個鬼鬼掉下了一根燃着的火柴！火蛇四竄，到一處燃一處；俄頃，整個湖都是火。天，漲紅了臉；燦星失去了光彩；明月躲在了烟柱之後，不敢伸首。火燒熱了空氣，熱空氣捲起了巨風；巨風煽火，火更旺，風更猛烈。不多時，萬千火龍蜿蜒太空，往來交織，紐結不已。這時，宇宙全是火，恍若世界到了末日，又如地獄升上地面。我們就立在這個火湖之濱，我們焉得不心驚目眩，搖搖欲不自持呢？

我們如何不搖搖不克自制呢？自從中國從次殖民地自行解放出來，資本主義的火舌早已舔着了我們，一年以還，更為猖狂。我不知道中國已否變成火湖？即使尚未完全變成，去完全變成之期當不在遠！別的且不談，單說美國製的塑膠品，俗云：「玻璃」××也者，形形色色，林林衆衆，如水銀瀉地，無空不入！儘就這點論，已足使中國淪為火湖而有餘。於是前前後後，左左右右，上上下下，你所見的，你所聞的，無非是「玻璃××」；你難道沒有買一樣的心思麼？你小有錢，你就買一樣小東西；你大有錢，你就多買些名貴的東西。倘使你沒有錢呢？倘使你沒有錢，而你

文壇

鳥瞰

易君左：

三葉集人物 死死生生

(一)

郭沫若
田漢
郁達夫

戴高樂郭沫若

在前進的文壇中，郭沫若的聲名最著，沫若這個人我始終是尊敬他，同時又實在愛惜他。我同他認識得很久，私人友誼上保持相當的融洽，見面時大家很隨便，很客氣，在抗戰進入九年間，他確是一個最努力於崗位工作的勇士，從沒有懈怠過，他這個人能寫能說，說話有技巧，富煽動性，有熱情；讀書有獨到，肯用心，這些好地方，任何人不容易趕得上他，但遺憾的是他意氣用事，有偏見，有成見，英雄思想的色彩濃厚，沒有寬大的心胸，喜歡戴高帽子——「戴高樂」。我這樣公正地批評他，不少有一部份人贊同我的意見吧。

他當然是左翼文壇的核心人物，他自己不否認；或者選開「左傾」而樂就「前進」吧？許多文藝青年正以他為偶像，也有許多「第三種人」正以他為偶像。正因如此，我們的郭大師就漸漸把他那種「女神時代」的天真爛漫之氣，一變而為「屈原時代」的牢騷抑鬱之風，這與他本身文藝修養之進益以及他的事

業前途開拓，都無太大的影響。他在抗戰期間的文藝作品表現最強烈，不過是幾篇劇本，如「屈原」，「虎符」，「南宮一」等。而他在劇本的失敗，也許正和我一樣，對於寫劇並不內行，九十老邁猶自戀是近代老劇作家，而所寫諸劇亦不能到舞台上演，又何況郭沫若？郭沫若寫的劇本通常有一個批評：凡他所寫劇本的主人翁即是他自己的返照。

集老騷派之大成

文學作品中主人公之往往為自我家，並不希奇，但在郭沫若筆下所強調的實未免過分一點，所謂過分一點，即指往往借去題發揮而大發其牢騷，如果說近代劇壇上產生了一種新派，那就是中國郭沫若領導的「牢騷派」，郭沫若實集牢騷派之大成，誠然，現在要發牢騷的事情太多了，無論何人都有牢騷，更常常發左翼文人指責諷刺的政府，它的牢騷更大，不過它究竟是政府，不能像個人隨便亂發一頓牢騷了，沫若的戲，可以說全是為發牢騷而作，呀選主題與

搞政治另有一套

郭沫若不能不說是中國文壇上一位傑出人才，而為何在抗戰時期，據我知道的，政府對於他總算很客氣，許多文人滿想不到的一禮遇——而在郭先生等

的佔有慾極強——唉！——以小喻大，種種貪污由此而起，於是中國也產了正紅的火湖！

其實我想中國的老百姓早已掉入火湖了。掉入的方式有二：主動的掉入，和被動的掉入。就道德着眼，也分而為二：不道德的掉入，和並非不道德的掉入。每天，我們打開任何日報來看，大大小小的貪污違章遍佈；天天喊和平，天天在內亂，天天喊民主，天天在害民；這批戴起紳士帽面具的牛鬼蛇神，自己造成火湖，自己跳入火湖內，還不算數，更把這火湖擴大，去陷害他人！這當然比主動的掉入和不道德的掉入。

然而在同一的報上，我們還看見些什麼呢？災！災！到處是災！今年八月廿日，上海選舉「上海小姐」、「牛劇皇后」、「歌唱皇后」，情況熱烈，正反映着災禍的急迫，同情的可貴！古語說：「出斯民於水火而登諸衽席」；火湖有一火，有一水，水火既濟，斯民倒楣！

然而，「災」，災的禍僅止於災區麼？我恐怕仔細研究一下，整個中國是災國，中國百姓幾乎個個是災民。何以故？譬如足下，大概是一位公務人員；——達官要人、

於家常便飯了。純文人，尤其在抗戰期間有小汽車專坐的，恐怕只有郭沫若一人吧。他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員會，不是官也是一個官，他之來往天官府巷和賴家橋，過着很自由的很自然的生活，相當優美的生活，不時還帶一些同志遊近郊風景，趕趕山場，拿些牛肉回來，也蠻愜意地；著書畫，替人家寫寫字，有時吟幾句詩；安閒而瀟灑，賢慧的夫人聰敏的小孩，是其所而羨慕之的文友，在名譽上，職位上，文章上經濟上，似乎都很過得去了。跟俄國一樣，更增聲價，駭駭乎國際。一個文人像他的遭遇，恐怕連屈原也趕不上他吧。我看郭沫若先生之所以在騷多，這一點與屈原大致相同的，即是政治上的慾望配合不上他的文學上的天才吧，我們不反對文人政治化，但文人也不一定必依賴政治，搞文學與搞政治是兩路，政治的人自有他的只一套的本領，沫若天生靈秀，文人典型，何必一定要用其短而捨其長？假使郭沫若專心一志在文學上用功，發揚光大「創造社」的精神，他的成就決不止如今日之淺淺吧。天生人才很難，在乎人之善用其才而已。

政治遮住了友情

一個文人爲着搞政治，常常會因爲政治對立的牽差把人間最可珍貴的友情沖淡，這是天地間無可比擬的損失。舉一件事，至今我還在迷戀着，我們的公共文友郭沫若，在所有文壇老友中我是

最記得他的一個人，而在新文藝運動史上，老郭與老郭的關係不能說不深，在前善變的編造里，刻着郭沫若三個大字，也刻着郭沫若三個大字，我所引爲驚奇的，即在沫若的飄忽傳來，而且判定了他確實已死在南洋後，我沒有讀到沫若有關於沫若之一小文或一小詩以致其哀悼，也許我沒有看到，也許他寫成了尙未發表，也許無言的悲淚甚於普通的文字。我懷念這一代文友，一代才人，而身後後冷淡一至此！當我在重慶會到沫若時，我總是探問沫若消息，因爲他還是掛名文化委員會一委員，而我所得到的「主任委員」的答復是那樣的冷淡的，我甚不解。有人向我說：郭沫若抗戰以後的作風改變了一些，因之郭沫若對他不滿意，真的不大滿意嗎？我不知道，但無論如何，我相信他兩人之友情決不會因任何關係而沖淡或消滅的。然而一直到今天，我這個信念仍在不斷地動搖，我覺得：假使真有友誼上的破綻，那就是上了「搞政治」的大當，政治的關係不過一時的而友誼真情則超越千古，而文人之見稱於世者，亦自在此，可憐的沫若在烽火中犧牲了，而你的老友在烽火中昇華了。郭沫若的詩，杜甫在那裏啊？

了不得的天才

關於郭沫若，要說的話甚多，然而他在抗戰期間和郭沫若太遠：我在重慶而他在南洋，連通信的機會都很少。遠

夫任職星加坡的星洲報時，曾通過兩三封信，而且看見他主編的副刊，對鼓動簡體對祖國的熱情，揮灑抗戰國策，常有文字表現。我那時寫了幾封通信稿給星洲日報，把國內大事，抗戰形勢，向海外宣傳。後來倭寇佔星加坡，種種關於沫若被捕，溺水，生或死的消息，令人難以置信，而畢竟是犧牲了！想起抗戰初起時，他和當時他的夫人王映霞從漢口到常德，我正主編長沙國民日報，忽然接到一個長途電話，才知是沫若，他在我的故鄉漢壽小住避難，我自然歡迎，便替他一家找了幾間高等住宅。他和映霞及兩小孩遷居漢壽。其間我回家時，同他到處遊玩，唱戲，談詩，他還穿長袍馬褂，和紳士們的公宴，地方上對於他的感戴最好，我入川後，他也離開了漢壽，展轉到南洋，而不料遂成永別。我是一個最同情於他的人，儘管有人罵他是一「逃加奴」（顧頡剛），然而他的那樣了不得的天才，一團天真爛漫的孩氣，現代文學家中找不出第二人，提起郭沫若，就想起郭沫若。於今這個朋友已無可談了，傷哉！

「少將領章」的戲劇家

筆尖兒一溜，又很自然地溜到另一個文友去，那就是田老大田漢，沫若同壽昌（田漢字），就說現在還住上海，但我尚未見着他們，壽昌自然也是一個了不得的天才，在文學上尤其在戲劇上有不斷的努力，當郭沫若任文委會主委

買辦大亨，根本就不讀書。譬如在下，當了十六年的教書匠。使君與僕都非貧民，但去貧民者幾者？縱云我們人微言輕，落了火湖也是活該；那麼，如蔣夢麟先生者，當過大學校長，當過教育部長，現任行政院秘書長，總是一位要人了，唉！他老先生帶了十四萬元，到牯嶺去小住數天，臨時時連賬都付不出！我們公教人員固然求生不得，求死亦不得（棺材太貴啊），唉乎閉門七件事，游於火湖中心，載沉載浮，以待成幻夢的援救，蔣夢麟先生却也一脚踏入火湖，幸而有人援手，總算把這隻踏入火湖的脚拔了出來！

火湖裏的火愈來愈旺，火區愈來愈廣，把湖水煮得沸騰，把天空燒個鮮紅；我深恐它激起大風暴！上海；三五，八，廿二，星期四，晨一時半。

廣告刊例

- 全 幅 四十萬元
- 半 幅 二十五萬元
- 三分之一 十五萬元
- 四分之一 十二萬元

時，田漢是選領着委員兼第一組組長。他和文委會那些朋友都處得很好，最愛打鑼鼓，唱舊戲。自去桂林後，文委會的鑼鼓生了塵，響無聲。他和郁達夫一樣，是極有熱情，極有趣味的詩人，而生活之隨便，則不及達夫。這一位「少將領事」的委員在抗戰期間居桂林的時間多，桂林成了一座文化城，舞台面的就是他和他那佛西歐陽子借幾個劇作家。這一個「桂林作風」的文壇雖然與「重慶作風」的文壇有些距離，然而就個人私交說都是無分彼此。到了桂林失守，也只好紛紛避到重慶來了，雖然也有一二例外，而田漢的姿態又復湧現於山城，只要他一到，就有新聞了。這個朋友的鬚髮已隨抗戰而蒼蒼，正和我的禿髮那樣神速，然而他有着青年十足的熱誠和勇氣，誰說他不年青？他對人生在苦惱之中時時追求着快樂，驅來覆去他不丟掉他的主題，那就是他以學生從事於戲劇運動了。

「南園」精神何處求

談起田老大，不由不提及抗戰期間的戲劇運動。關於這一點，我只能說出極有限的部分，詳細的應該由在抗戰期間「管領」戲劇的「老總」魯覺吾即魯莽來寫。田老大是早期南園社的領袖，也是話劇的開山祖師，所以是「戲劇春秋」上最複雜的人物，現在的劇團和劇人，直接間接有幾個不受南園社的影響？所以田漢自有他的成就，也許他這個

成就會在郭沫若之上，壽昌（我又這樣喊他）直到今天不離本題，這是他前途有希望之一據點，不過他太聰明，創造性特強，開風氣主宗派之意愈甚烈。一手提倡的話劇運動不談了，後來搞潮劇，編些改良劇本，跑湖南一趟寫了一本「死戰長沙」，把薛大將軍袍笏化，有點不倫不類。最近到上海又異想天開領導越劇改良運動，越劇的好處在那裏？我是門外漢，田漢是田內漢當然比我清楚，地方劇自有其特徵與本色，然而要把它整理甚至於改造不是一件容易辦到的事。退一步不再搞話劇，我覺得也應該從較普通較大眾化的平劇改革下手。最好還是恢復南園社。柳亞子不再在南社上專用功夫，和田漢不再在南園社上專用功夫，同是中國文藝界的不幸，可惜可憐！

胡萍的情影

談起田老大，我記起在抗戰初期我們在長沙相見，胡萍已是一位很好的電影明星了，胡萍可以說是田老大一手提拔出來的，胡萍初期服務長沙東咖啡店時，誰能知道她會一躍而成明星？在抗戰初興，我同長沙一次，田漢在長沙，胡萍也在長沙，盧翠蘭也在長沙，王熙春也在長沙。這些藝人退到後方來總比在敵人控制範圍裏的好，有一個田漢，就可以領導「芳」吧。一張照片還被我保存着，那是一個文藝的集會，照相的時候田老大居中，緊靠的一位是

胡萍，我叨陪末座，那時壽昌就開始改良湘劇了。後來我們又在重慶相見，我還送了他一首小詩：

陪都遇田壽昌

苦憶長沙醉後杯，渝州又上市樓來。白頭禿髮心仍赤，酒淚重燃劫後灰。是在七星閣一家北方館兒，郭沫若請吃飯而遇着他的，彼此不免又乾一杯酒，這已到抗戰最沉重的年代了，回想戰爭初期共聚瀟湘的心情，那能無感。

但田壽昌郭沫若與我的友誼是很長很遠，我想我寫到了他們，萬一有失敬或不週到或錯誤的地方，他們當能原諒我的，我常常想：假使這些朋友一個個罵我，打我，我也能原諒他們的，我再述當年我壽昌的一段軼事，多少也與文藝有關。

好詩好對映

遠在二十餘年前，我和田漢一塊兒從日本回國，從上海回湖南。江輪上無聊已極，一天發見一羣少女，天真活潑，她們全是基督教徒，由一個女教師率領到廬山去避暑。其中有一個穿紫色衫兒的女郎很美麗端莊，我們閒着談天，即以她為對象。於是開始聯句成詩，成了一律。這首詩，到今天讀起來還鏗鏘，是一首好詩。沫若壽昌達夫都能寫舊詩，客中以壽昌為最長。壽昌先吟，我續句。壽昌吟：「黑紗裙子紫羅衫，」我續句：「雲鬢斜梳覆玉環。」壽昌說：「行處香風滿船室，」我說：「笑時愁態

絕人間。」壽昌說：「好山只合和書讀，」我說：「湖水還應作鏡看，」壽昌說：「我向瀟湘瀾向瀾，」並且叮囑我：「這最後一句要收得有力量呀！」我一笑，即吟曰：「恨無清福住廬山！」相與大笑，那羣女郎看着我兩人驚奇，到九時，她們上岸了，不久舟過黃州赤壁，我對壽昌說：「出一個對子給你對，」壽昌說：「好！」我說：「黑裙紫衣藍鞋白襪，可惜伊人不見。」壽昌略一構思，忽驚悟得句：「青山綠水赤壁黃州，於今風景依然。」以後唸給朋友聽，都說：「好對子！好對子！現在，我們是敲不出來，也對不出來了啊。」

女冠子 乙凡

昨夜夢裏，又是淚淚不已；別離時。但願今宵夢，相逢莫別離。誰知今夜裏，入夢竟遲遲；別離人不見，苦相思！

為甚遠去，留也留他不住？沒來由！既是留難住，隨他去復休！這番他遠去，聞說上涼州；涼州心更冷，令人愁！

如夢令 乙凡

一任風風雨雨，管甚花花絮絮？夜起自沉吟，好夢都無憑據。裏負辜負，人在天涯何處？



關於西廂(上)

章莢孫

章莢孫先生歷任金陵大學，大學先修班，中央政治學校等職，爲國內有數之曲學家，自吳梅教授物化後，國內更無人望其項背矣。本篇所作，名貴特甚，聊誌數語，以爲介紹。——編者

一 故事的發生

西廂故事，發生於詩人「意境」。

微之，名微，河南人，元和初，對策舉制科，累官尚書左丞，善爲詩，以平易勝，與白居易齊名，時稱元和體，其詩文集，俱稱長慶體，官中紀續多誦之，呼爲元才子，風流蘊藉可知也。

微之嘗撰會真記，傳奇體也，唐人尚此風格，輒擬拾遺說舊聞，或憑臆造，編成篇，號稱傳奇，以所傳記皆離奇事蹟，小說家言耳。

會真記，一作鶯鶯傳，敘崔張愛戀事，筆調生動，其詩篇有古體詩二首，鶯鶯詩，雜思詩五章，春曉，古決絕詞，雜憶詩五章，贈雙文，感事詩，憶事詩，及夢遊春詞七十韻，與夫白居易之和夢遊春詞一百韻，題會真詩三十韻，沈亞之春詞酬元微之，李仲鸞鶯鶯歌，皆與會真記敘事相照應。

讀之者，或疑「孟弓蛇影」，或作「刻舟求劍」焉。

孟弓蛇影者，則謂張生乃微之假託名，故事即自身寫照，(歸田詩話)：「元微之作鶯鶯傳，蓋託名張生，後製會真詩三十韻，微露其意，而世不悟，乃謂誠有是入者，殆癡人前說夢也」。

復有爲微之辨者。(池北偶談)：「雙文傳，世以爲元微之自寓，然吾觀元氏長慶集中，謠姝等詩敘云，吾生長京城，朋從不少，然而未曾識倡優之門，則小說未必虛構之事也」。

刻舟求劍者，乃據記中人物，不憚煩考證索隱，且證實鶯鶯爲鄭恒妻，並尋得二人合墓及碑記。

(曠園雜志)：「唐鄭太常暨崔夫人鶯鶯合耐墓，在洪水之西北五十里，曰舊縣，蓋古之洪漢也，明成化間，洪水橫溢，土奔石出，秦給事所撰誌銘在焉，犁人得之，釋諸崔氏，爲中亭香案石，久之，尋得其家有胥吏名吉者，識之，遂白於縣令邢某，置之邑治，志中盛稱夫人四德咸備，乃一尋於元

微之會真記，再尋於王寶父臨漢卿西廂記，歷久而誌銘顯出，爲崔氏洗冰玉之恥，亦奇矣，或傳此誌銘又出於康熙初年，崔氏見夢於臨漢守，守往學宮，自穢土中清出，夫臨清與洪邑，道里遙遠，何以墓石又在臨清耶，存以備考，誌又起疑。

(小浮梅閒話)：「西廂傳奇，本唐人會真記，夫人知之矣，惟所謂鄭恒者，據唐辛恒世系表，鄭氏二房允伯後，實有名恒之人，今濬縣有一碑，云唐故榮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耐墓誌銘，給事郎試太常寺奉禮郎攝衛州司法參軍秦貫撰，碑稱將弟許恒，則則其人也，其云高祖世斌，曾祖元嘉，祖有常，烈考探賢，按世系表，世斌元嘉，實有之，然恒則敬道之後，與碑固不符也，據碑，恒享年六十，夫人以大中九年正月十七日病終，年七十有六，女一人，適范陽盧損之，嗣子六人，瑋，瑒，瑛，瑒，瑒，瑒，瑒，瑒，考金石者，謂足辨會真記之謬，然此有二碑，一碑云府

君諱恒，一碑云府君諱邁，文皆相同，疑好事者，得鄭遷碑，而易其名曰恒，以欺世耳，未足據也。

更有考證普救寺及白馬將軍者(竹葉亭雜記)：「普救寺，在山西蒲州，與文昌閣隔坡，寺唐時名永清院，五代改院曰普救寺，何以元稹作會真記，已有普救之名」。

(書影)：「涇縣褚丘，去百泉四十里，亦有白馬將軍祠，土人多崔姓者，有於褚丘演崔張傳奇者，土人訟之官」。

余則曰西廂故事，發生於詩人「意境」。

「外圍，疑「孟弓蛇影」，

「刻舟求劍」者，鑽入「意境」

然則何謂「意境」，曰：「洞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斯即所謂「意境」也，西廂不過是古寺西偏之一廂房耳，今吾人一日「西廂」

輒生無已神祕感念，乃吾人皆具有此「意境」想像，一經詩人貫串表而出之，則「意境」恍惚「實境」矣，吾人既具有此「意境」想像，謂詩人即爲此境中人亦可也，而

崔張於境中經歷，則不可定謂即作者實事，容或作者有此痕影，而作者亦其申痕影外之想像，始造此恍惚若真之「意境」，已身則退縮境外此似會相識之崔張，跨立於人際已耳。

二 歌詠的開始

一種故事傳說，必得有比之音律播之聲樂者，始能廣其傳，崔張故事，所以家知戶曉，非會真記一篇文章可以致之也，能欣賞文章者，必知識份子，知識份子，讀其文章，悅其事，乃發歌詠之，如是得播傳民間矣。

宋安定郡王趙令時，嘗將會真記原文，略其煩瑣，分之爲十章，每章以下，各系以詞，傳前傳末，後綴一曲，得詞十二首，曰商調蝶戀花，以付歌唱，當時所謂鼓子詞也，全文凡千餘言，茲錄其詞十二章。

麗質仙娥生玉殿，請向人間，未免凡情亂，宋玉騎東流美盼，亂花深處會相見，密意濃歡方有便，不奈浮名，旋遣輕分散，最很多才情太薄，等閒不念離人怨。

錦雉重簾深幾許，繡履輕移，未著離朱戶，強出嬌羞都不語，絳脣初掩酥胸素，黛淺愁深妝淡注，怨絕情癡，不肯聊迴顧，媚臉未勻新泪汚，梅英獨帶春朝露。

懊惱嬌娘情未慣，不道看看，役得人腸斷，萬語千言都不管，悶房鞋步如天遠，廢寢忘餐思想偏，賴有青鸞，不比憑魚雁，密意香殘論纜絕，春詞一紙芳心亂。

庭院黃昏春雨霽，一縷深心，百種成牢繫，青翼暮然來報喜，花殘微論相容意，待月西窗人不寐，雁影搖光，朱戶猶慵

閉，花動拂綺紅蕖墜，分明疑是情人至。

屈指幽期未恐誤，恰到春宵，明月當三五，紅影壓牆花密處，花陰便是桃源路，不謂蘭成金石固，欽快怡聲，妾把多才數，惆悵空回誰共語，只應化作朝雲去。

數夕孤眠如渡歲，將謂今生，會合終無計，正是斷腸凝望際，雲心捧得嬌娥至，玉困花柔羞搵淚，端麗妖嬈，不與前時比，人去月斜疑夢寐，衣香猶在妝留臂。

一夢行雲還暫阻，盡把深情，綴作新詩句，幸有青鸞堪密付，良宵從此無虛度，兩意相歡朝又暮，不奈郎鞭，暫指長安路，最是動人愁怨處，離情盈把終無語。

碧沼鴛鴦交頸舞，正筵雙棲，又遣分飛去，灑翰贈言終不許，援琴請盡奴心素，曲未成聲先怨慕，忍泪凝情，強作霓裳序，彈到離愁凄咽處，絃腸俱斷梨花雨。

別後相思心目亂，不謂芳音，忽寄南來雁，却寫花殘和淚卷，細書方寸教伊看，獨寐良宵無計遣，夢裏依稀，暫若尋常見，幽會未終魂已斷，半衾和淚人已遠。

尺素重重封錦字，未盡幽關，別後心中事，佩玉綵絲文竹器，願君一見知深意，環欲長圓絲萬繫，竹上斑斑，總是相思

泪，物會見郎人永棄，心馳魂去人千里。

夢覺高唐雲雨散，十二巫峯，隔斷相思恨，不爲旁人移步懶，爲郎憔悴羞郎見，青黛不來孤鳳怨，路失桃源，聚會終無便，舊恨新愁無計遣，情深何以情俱淺。

鏡破人離何處問，路隔銀河，歲會知猶近，只道近來消瘦損，玉容不見空傳信，棄擲前歡殊未忍，豈料盟言，陡頓無憑準，地久天長終有盡，綿綿不似無窮恨。

雍熙樂府，(明人輯多元人曲十詠，皆以散曲詩雜張故事者。

三 集體的彈唱

宋官本雜劇中，有「鶯鶯六么」一種，今已不傳，(武林舊事存其目)。

將崔張故事，集體彈唱，而標名「西廂」者，始於金人董解元「諸宮調絃索西廂」。

董解元，據明陶宗儀輟耕錄，定爲金章宗時人，名字爵里，向無從考，近聞何奎元(魯)先生，於廣安賀公符先生處發現明湯顯祖鈔本「董西廂」。署名「董朝」，至此，始有可能性定名曰「朝」，「解元」，爲金元當時文士之普通稱謂，非科舉中之名位也。

董解元實記故事，譜成「西廂」揭彈詞一，供一人坐彈，演唱全部故事，所用牌調，詞曲雜樣，套式

與北曲異，不分韻目，蓋所謂「諸宮調」也。

元凌雲翰軒詞中，賦崔鶯鶯西廂事，有「翻殘金舊日諸宮調，纔入時人聽」，即指董曲。

全書共一百九十四節，採用宮調，計仙呂宮五十四，般涉調十四，黃鐘宮十六，高平調九，商調四，雜調十九，中呂宮二十五，大石調二十八，正宮九，越調七，道宮二，小石調一，南呂宮五，羽調一。

通本雜綴市語，不取類書故實，而樸茂渾厚，出之自然，有風調獨絕處，如「愁何似，一川可烟草黃梅雨」，論者謂不減南唐風格。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云：「董曲精工巧麗，備極才情，而字字本色，言言古意，當是古今傳奇鼻祖，金人一代文獻盡此矣」，而董所以受如此推許者，其所撰著，惟此「諸宮調絃索西廂」也。

後此，編崔張故事入詞曲者，概依董作所描述編排爲依據，而民間所以熟悉西廂故事，依稀認得張體態者，亦皆於戲曲描述中窺得，是張生鶯鶯，生之者元微之長之者董解元，而撫養成成人者，則王實甫也。

四 粉墨登場

董曲，雖已將會真故事，集體演奏，而僅供一人彈唱，曲中人物，憑口述其形態，聽者亦祇覺彷彿印象之。

將西廂人物，一一扮成體態，

(上接第四頁)「獨裁革命民主中國三大問題」以備還政於民，早日實現民主，樹立憲風，却又因外在如剿匪等，內在如國民黨內部的不斷紛爭等原因，不特憲政無法實施，訓政徒屬空談，即軍政也未完全結束，建國的三大階段既然如此混沌，中國的政局如何能上軌道，等到日軍侵略，抗戰軍興，自然更越出常軌與理想了，可是一部份國民不問執政者的意圖及痛苦，總覺得國民黨執政太久，無意問人。而反對黨又覺得河清難俟，全國政權長期在國民黨一黨手裏，實不合理，且亦難熬，所以在抗戰期間已經極度不滿，要求開放政權，加以若干失意政客，無業游民，都想一嘗官僚滋味，於是共產黨，國家主義派，救國會，國社黨……以外，又是許多類似政黨的組織。黨派人士的活動以外，又有不少文化人乃至演話劇的，畫漫畫的，刻木刻的吶喊與叫罵。而若干目光較遠的報紙，也已替戰後的政局擔憂，主張早日結束訓政，實施民主，國民黨方面環顧國情，也並非裝聾作啞，像加緊參政會的聯權，定期召開國民大會等措置，都是準備民主的表示，可是共產黨實際上祇以民主為口舌而以革命為途徑，奪取全部政權為目的，對於國民黨的「逐部民主」政策，嘴上雖多所討論，心中實未予介意，其他各民主同盟等亦因政府所提條件，未能滿意，一面作共產黨的「幫腔」，一面祇是高談闊論，不願以第三者的身份協助國際調人完協讓，而國民黨又拘泥形式，重視傳統，不肯乾乾淨淨地擴大政府基礎，延擱揭亂份子入閣，清除惡勢力，因此，直到勝利後一年，一分食勝利之果」的問題，尚無頭緒，我等老百姓，繼續八年抗戰的

厄運，仍在水深火熱之中，尤其是蘇北華北東北三個北方的同胞，水深火熱，比我們痛苦百倍，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政黨不仁，以小民為芻狗，他們越喊革命，我們便越糟糕！

其實，建國固有程序，然而理論與事實衝突時，理論亦不妨遷就事實；謀國固須深長，然而國民意圖，亦不能不祇一個，只要有利於國，任何政見當局者皆應考慮接受，不可拘泥。否則，訓政，已經是政治獨裁的別名。頑固更屬獨裁政治的表現了。世界大勢，中國民族性，皆不適宜於獨裁政治，德義倒後，獨裁益趨末路，國民黨一部份人士動輒以「蘇聯政治獨裁尤甚」為辭，可是蘇聯式的獨裁，更不足為訓，我們何必以此為口實，而且蘇聯一國，處此世界大勢中，決無倖免，必被民主狂瀾所變動。同樣的，中國共產黨的師事蘇聯，也極端錯誤，而且中共本身便是一個獨裁的政團，在「解放區」所作所為，比國民黨又獨裁萬分。自己獨裁便不許攻擊人家獨裁。以人家的獨裁為攻擊目的，便要防止人家攻擊自己的獨裁。

唯其共產黨具有濃厚的獨裁性，所以對國民黨政府的一切宣傳，行動，不是民主的攻勢，而是革命的手段，要知今天世界的潮流只是促成民主的潮流，而不是取而代之革命方式，無怪共產黨越革命而中國的民主政治越無法產生。尤其是民主同盟這個新的政團，不從進入民主運動的正軌做功夫，而祇是推波助瀾，揚聲傳氣，為共產黨援助，加強共產黨革命的革命性，無形阻遏民主政治的產生。

所以獨裁的方法不能採用了，祇有政治競選的民主方式，政治合作的方式，才最適合時代，才最中於時代的安定與降。而革命的手段，尤是時代的錯誤，不可應月，祇不採取民主辦法才能解決一切。

大道報

言論：
純民間的立場

新聞：
最忠實的報導

副刊：
富雋永的趣味

廣告：
有宏大的效力

向讀者負責介紹南京「大道報」：在內亂頻仍，言論界感到極度枯窘的今日，「左袒」與「右袒」都成為政黨的工具，喪失了人民的立場。「大道報」在這個時代中產生，她是更基於正義與是非的，善其所應善，惡其所應惡，所以她喊出了人民的呼聲；成為當代言論界最真最活潑的一員了。

社址：南京太平路

尋槍獲獲

八月廿四日申報
忽載有潘陽電云：「
刺張莘夫之兇手莫廣
成將在潘陽以軍法審
理，長官部特電錦州
軍事機關押解來藩，
以便訊辦。」當茲國
內與國際咸矚目於昆
明李開案之際，張莘
夫何人？恐怕有很多
人不知道呢？今爲介
紹如下：張莘夫中國人爲建國時期
最難得的工程師，爲共產黨所最寶
愛的技術人員，因國家的利益而冒
險赴東北接收，結果被暗殺了。殺
死之後，因未蒙各流們向國際宣傳
，究不知是否與李開一樣爲「某種
陰謀」或「獨特」份子所殺害。但
因爲他並未加入民盟，所以在開審
之日並無「人民代表」要求觀審，
或主張移京「公開審問」。(談)

某漢奸開精民誼伏法，恐慌異
常。夜社於事奉五朝八姓十一主的
馮道，問他有何妙法可以「苟免」？
馮道夢示曰：「法官問你時，你祇
說「不聞不問，但問好不好？」
其餘便學漢儀，一問三不知。」(談)

中國報紙駐國外的記者，本

來不多。女記者尤其少。日前報載
和平日報派駐歐洲參加和平會議的
，有一位女士名叫「清燕」(譯音)
身材矮得出奇，祇能穿童裝。好事
者多方探聽這位女士的來歷，良
久不得要領。按詩人王禮鑄之末亡
人陸鼎清女士，在女作家中身體最
矮，大家都管她叫「小鹿」。戰時，
在重慶掃蕩報編副刊。勝利前不
久，派往倫敦爲通訊員。文海月刊九
月號「倫敦來鴻」即伊人手筆。英法
密邊，去巴黎和會趕熱鬧採新聞當
然很可能的。掃蕩報則今之和平日
報。丁清燕，大概即是清燕。(談)

近有瘋漢一人，手持方策，求
見市長。遭拒絕後，又到警察局求
見宣局長，竟至滿地打滾，情願懇
切。或云此人雖瘋，惟所持方策却
頗值得考慮。聞爲建議市長將全
縣舞場花園等悉行封閉，改爲難
民收容所。一可以解決房荒，二可
以收節約之實效。果然，此人之瘋
病真不輕。蓋舞場與花園爲皇后之
發祥地，亦市財政收入之主要來源
。一旦改建，不惟皇后無地容身，
且能接受影響，市長直接受影響，其
行不通也明矣。

全面作戰：便是自文字的宣傳
戰，嘴巴的廣播戰，拳頭的肉搏戰
，無非手槍的暗殺戰，以至大砲飛
機的「自衛戰」。

何謂全面作戰？

教育部由渝復員來京，歷木船
數艘，載着公私什物。其中一船離
埠甫數里，即被急流衝沉。船中所
載，悉付波臣。當局爲補償私人損
失起見，每件賠十萬元。消息傳到
南京後，若干人大呼倒楣，若干人
暗暗歡喜。蓋前者多爲小職員，破
皮箱中不過是些擺地攤賣剩下来的
破衣敗絮，原是窮乏之類。正愁無
法處理。後者多半是「長」字號人
物，收藏股實，價值連城。同樣賠
十萬，相差甚鉅。或曰此即所謂「
齊腳平等」也。(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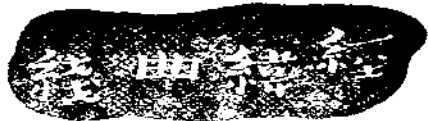
陪都最近破獲巨竊案，事主林
維英，係宋院長之私人秘書。被盜
總值達二十萬萬元。如選上海小姐
，可包辦十次。如購飛機，可購一
千架當國事危急之秋，未聞有林維
英其人爲國輸將，獨獻飛機一架乃
至半架。勝利之後，哀鴻遍野，也
沒有聽說姓林捐過多少萬，或者給
「上海小姐」捧捧場。而今竟因被
竊之故，在報上大出風頭，林先生
該感謝此賊的成全，而我們更該感

謝這位貝戎先生給我們解答了一個
謎，原來中國並不窮，有若干富翁
是一面不願在抗戰或救災方面露臉
，祇有盜匪竊賊之前才肯吐露真情
(德)

豫籍參政員馬乘風，當江精衛
去河內之日，國人已洞察其奸，憤
激異常。惟馬乘風爲彼辯護，說「
汪先生」決不至此。不數日，發電
發表，「汪先生」自己也承認叛國
了，馬乘風始料不及，瞠目失措。
有人故意問他：你那位汪先生現在
。如何了？他尋思良久，慨然道：
「前一分鐘我與他是朋友，後一分
鐘我們已成爲仇敵了。」此公辯才
如此，故迄今尚參政中樞。(德)

無錫參會議長蔣哲卿，商會
主席錢孫卿，爲四善堂問題，激起
爭端，一則呈省指摘，一則消極辭
職。按陣卿皆爲當地有名人物，年
事已高，竟爲爭執善堂，大鬧意氣
，顯是善「糖」大有甜頭，總要顧
全一些不可丟盡老臉，有人預料，
這場「卿卿」糾紛，經過幾次調解
，幾度協商，不難平分「善」緣，
實行合作，携手登「堂」相視一笑
，從此「卿卿」仍自「我我」不
再鬧出吃虧爭風的喜劇來。(成)

(成)



浦東藍烟碼頭第九號行總倉庫失火，附近貧民看見火光，相顧大驚。指着火場說：「那些美國西

「內戰」二字，有語病。或者說是太含混。至少應加以範圍如國共之爭，兵戎相見，應稱「國內戰」。曾琦與周濟道互相指摘，可稱「內戰」，張瀾與羅隆基中立之爭，可稱「盟內戰」。(談)

裝，罐頭食品，反正輪不到咱們享受。燒完他！燒完他！」火滅後，團備演局長孫嘉祿說：「燒毀的僅一百餘包破爛碎布。」先前大喜者，至此乃大憂，蓋惟其破爛碎布，貧民才有受惠之望也。或勸曰：你既不必喜，也不必憂。倉庫中「美國西裝」早已盡變成「破爛碎布」，燒去百包，還有千包，有你的還是你的。故不必憂；至於「破爛碎布」幾時才能到你手裏，依然無人敢保，雖不燒去，也等於沒有。所以也不必喜。(談)

南京老虎橋看守所長張濱，因賄放周逆學昌之妾入所幽會，被司法當局撤職查辦，並往張之家內搜查，當場查獲金元寶三隻，及已滙往外埠款項八百餘萬。大家齊說：以一小小的看守所長，其一部財產已有如許之多，足見飲錢納賄，手段驚人，我道在另一方面看來，也足見漢奸任僑職時，搜括民脂民膏的厲害，否則在家產沒收身入囹圄之後，何來還有許多造孽錢，供他行賄之用，那位不肖所長，讀職納賄，一半緣由，因為他的貪污成性，但另外一半，還為肥肉滿前，芬

味撲鼻，引起他的饞勁，所以要大張其口，像老虎般的恣意飽咬了。(成)

地下消息：希魔得悉幾個納粹要犯有將被國際法庭處以極刑之訊，精神大為振奮，在鬼門關上，長日守候，準備歡迎，據鬼靈精揣測：希魔雖在世上失敗，雄心猶未死盡，知道腹心爪牙可以重行聚首，不免妄念又萌，意圖重組精悍隊，在地下大肆活動，以遂其生前未了之志。(成)

黑市與民意

(問) 爲什麼官價永遠趕不上黑市？

(蕭士民) (答) 因爲官價是「官意」，黑市是「民意」，民意當然與官意不能一致。

因，爲上海生活高，受不了，故到北平去參加偽組織。未知今日北平尚有偽組織否？上海物價如此高漲，我有些「受不了」了！

(黃印) (答) 北平有兩個偽組織，一個業已取消，一個正待你去號召。

狐羣狗黨

(問) 胡適語人，人應該學老虎，不應該學狐狗。老虎獨往獨來，從不結伴；惟狐狗，才結羣成羣。此話不倖侮辱了國民黨，同時也

侮辱了共產黨，民主同盟等一切政治團體，請問他說此話到底通不通？

(胡說) (答) 老虎獨往獨來，有好處也有壞處。如光明磊落，是其好處。如出其不意咬人家一口，是其壞處。狐狗結羣亦如是。團結一致互助互利以謀自身之生存，是其好處，利害衝突黨同伐異，是其壞處。人不在學老虎或學狐狗，要在能學其長，去其短。則有黨有派也好，無黨無派也好，皆可取。否則，無論老虎狐狗都是畜生，無一可取。

經緯信箱

北平有無偽組織

(問) 漢奸王德泰自供落水原因

經緯週刊(每逢星期日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出版
定價國幣三百元

編輯兼發行者：程仲文
代表人：程仲文
經理：鄭文
印刷者：中國科學公司
發行所：上海虹口山陰路大陸新村三號